

第四章 凝聽：初任教師的故事及其詮釋

在這一章裡，第一節裡我將呈現我是如何認識小卉，因為有這樣的機緣而能造就今日我在這裡書寫小卉的故事，換句話說，第一節書寫的是「故事的緣起」，同時透過回顧我和小卉的關係試圖理解我為何以她做為訪談的對象；第二節和第三節是小卉故事的文本結構描述，以較瑣碎的語言資料、語言工具拆解、組織小卉所敘說的故事，我企圖以一個較為細膩的方式貼近文本，透過這樣的工作作為基礎，而能走向出第三節所要談的議題--小卉故事的理解和詮釋。

第一節 故事的緣起

我是在大學裡認識小卉的，但是我已經忘記這情誼是個怎樣的開始。只依稀記得都還是大學新鮮人、我對班上同學名字都喊不出幾個時，每次見面打招呼時，小卉總是熱情地叫我「章哥」--一個令我感到錯愕的稱呼。初幾次，我心裡著實納悶，不知道怎麼回應她，後來漸漸明白這是一種「裝熟」的交際手腕：不管來者何人、熟稔與否，總之就是大方地微笑、親切的打招呼，用熱情融化相識未深時彼此還陌生的尷尬。後來，我就學會了這種「人情世故」，每當小卉喊「章哥」，我便狀似親暱地喊她「卉妹」，如此一來一往免去了寒暄客套的招呼，也因此開啓互相認識的契機。

走過新鮮人的青澀，卻好像也把活潑的熱情遺忘在大一的國度裡。往後的日子裡，我和小卉的關係如喝白開水一般，彼此相處的感覺是一種平平淡淡的味道。出營隊的時候，連續兩年和小卉分到同一個中隊；修輔系的課時，也常常在課堂上碰面；做團體報告時，我也時常和小卉共事。不能說生活、修課沒有交集，但在碰頭的時候往往只是隨性地聊東聊西，談不上情感真摯的交流，也沒有到話不投機三句多的地步。總之，彼此之間維持著淡淡的友誼。

約莫在二年前的某個夜晚，D剛剛退伍、找了幾個在台北的同學聚會，我和小卉外加Y四個人就這麼聚了起來。當時的我正開始論文的起步，大致的方向是朝向教師研究，而小卉在實習過後的兩年順利的考上教師，當晚的話題除了聊天敘舊之外，也聽了許多小卉在教學現場裡的故事。也許就是這麼湊巧的機緣，我對小卉有比較深入的認識，但是當時並沒有確定以她作為訪談的對象，只是感受到小卉敘說的能量和教師的身份。

隨著論文牛步般的匍匐前進，我開始認真思考訪談的對象。以「初任教師」的框架檢視著我微薄的人脈，在徵詢各方意願時，大多數的人都願意接受我的訪談。於是，大概在一年之間我陸續訪談了三位初任教師，包括小卉在內。我之所以會選擇這幾位教師訪談，除了「初任」的理由之外，最主要是和受訪者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她們都曾在過去我的大學生活裡彼此互動。然而，在一一訪談過後，依著我對語言、文本的理解、和訪談時的感受，我最終選擇小卉的敘說文本作為書寫和討論的範疇。拋開學術、理性的思維，我在聆聽小卉的敘說時，感覺到她的語彙、思路是我較容易進入的文本，也許是同學多年、淡淡情誼中滋長的默契，也許是訪談小卉時（她是第三個）我對敘述訪談的領悟有些許的進步，也許沒有太多的也許、只是單純的直覺。不管如何，我最終在這本論文裡呈現的是小卉的文本、與對這份敘說文本的理解和詮釋。

第二節 文本結構描述（一）¹

我以「從小時候到現在當老師的一整個歷程一個整個狀況（2-3）」作為啓始句，請小卉敘說從小開始的成長歷程，期待能從成長之初開始回溯至今從事教職的種種經歷。小卉不記得自己的出生地在那邊，故事從「我有印象以來我就住在那個HH復建醫學中心你知道在那裡嗎（7-8）」做為起點。人有能力說出「不記得」是因為曾經經歷，只是現在不在那裡，而已經走到這裡；而在給出一個實際地名作為起點的同時，卻又問了聲「你知道在那裡嗎（8）」，小卉隱

¹ 在此節文本結構描述（一）所採用的文本為第一次訪談所得的文本 I，而下一節文本結構描述（二）則是採用文本 II。引用文本的原句時，皆採用標楷體示之，並在括弧裡標示出處，如（2-3）即是該句說明出自文本的第 2 至 3 行。在文本結構描述（一）皆來自文本 I，而文本結構描述（二）皆來自文本 II，特在此說明，不在文中特別標示。

約地訴說「我從何而來」不是重點，重要的是「我如何成為今日模樣」的整個歷程，也回應了我的問題「從小時候到現在當老師的一整個歷程一整個狀況」（5-6）。

一、幼稚園

就是真得他們很偉大 就是那間幼稚園很貴那是私立的幼稚園

小卉「已經不記得（7）」自己在哪出生，而從「有印象以來就住在那個HH復建醫學中心」給出了故事開始的地標。「然後（10）」小卉將背景的純粹交待轉成「對我小時候（10）」生命事件的夾敘夾議。「在那段時間 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我比較有影響的 ㄟ一個 是幼稚園（11）」，小卉站在現在回望過去，在未交待來龍去脈之前，先為「那段時間」做出了一個重要事件的結論，接著再續繼談故事發生的場景。「就是（11）」承接小卉給出的生命事件，進一步開啓「那段時間」的說明視窗，小卉解釋關於幼稚園為何是那段歲月的重要場域。小卉憶起，「那段時間」家裡的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母親身為護士而父親工作不穩定，但是家裡仍然把小卉送進一所學費昂貴的私立幼稚園。「可是（13）」透露出家中經濟狀況和所上的幼稚園的強烈對比，也表示著「我媽他們（13）」對小卉的付出和關愛程度。「那時候（14）」，接著又說明選擇私立幼稚園的緣由，因為原本透過母親職業的關係，小卉和其它榮總員工家庭的小孩一樣都可以就讀榮總附設的公幼，而不需要選擇和家裡經濟狀況不符的私立幼稚園；另一方面在公幼看見鄰居小孩遭受體罰，也是小卉轉至私幼的原因之一。在私立幼稚園裡生活讓小卉覺得這地方是很特別的，對照著其它幼稚園流行先教注音符號的現象，這間幼稚園反而多半上得是肢體開發、遊戲操作的課程。「我記得我畢業的時候（29）」，除了課程的特別之外，小卉還記得是如何告別幼稚園的學習歷程：以背聖經第一名畢業、得到一盒三十六色的彩色筆。小卉點出在特別的幼稚園當中、自身也是與眾不同，而對於這樣特別的成長經歷，小卉其實要連結的是對爸媽的感激之情，「就是真得他們很偉大 就是那間幼稚園很貴那是私立的幼稚園（32-33）」，小卉了解到，家裡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下，同時父母雖然可以選擇較為方便和經濟的公幼，仍然讓她進入花費昂貴的私幼，而那盒三十六色的彩色筆透露出小卉不負爸媽期望的驕傲。對於爸媽，小卉是滿心感激。

二、國小和國中「自學班」

其實那時候我還不太能夠違抗媽媽的決定Y基本上這就是 家長來決定對 然後所以其實那時候是就是在一個懵懵種種的情況下

揮別幼稚園的時光，回憶的火車來到小學這一站。在敘說低年級時，小卉給出的畫面是「老師擁抱一個不知所措的小學生」，中年級成績開始變得不錯，高年級在一個「滿嚴格的男老師」教導之下度過。然而，不知為何，小卉開始對數學的學習開始感到一個頭兩個大，小卉將這樣的學習狀況連結至未來高中選組的緣由：「造就了我就是覺得未來註定走社會組的命運（45）」。對於國小時期的生活，小卉著墨得並不深，在交待了低中高三個年級的印象之後，場景隨即轉換成國中、進入到自學班的那段日子。

在小卉要進入國中前，面臨了一個選擇的問題：進入普通班還是自學班？面對這一問題，小卉心裡盤算得是念那一種班可以讓國中三年讀得比較輕鬆、課業競爭壓力會比較小，最後結論是：與其用三年累積的成績不如在最後聯考關頭和人一較高下。「然後可是我來就是我媽她就要讓我參加自學班（57）」，媽媽認為在自學班裡的競爭其實比較小，功課好的高手們都去在一年一度的華山比武大會上見真章，剩下來的雜門別派才會進入自學班，「你Y就是去參加自學班 自學班就是一些比較不厲害的（59）」。如此一來，小卉若進入自學班自然就不會感受到成績、學業競爭的壓力。換句話說，「學習成就」是選擇自學班或普通班的判斷標準，同時也基於媽媽對自身的判斷：如果小卉認為自己功夫比較出色是對的，那麼應該去個競爭少的環境才有出頭天的機會。

「其實那時候我還不太能夠違抗媽媽的決定Y基本上這就是 家長來決定對 然後所以其實那時候是就是在一個懵懵種種的情況下（61-62）」。媽媽以「避其鋒銳」的觀點說服小卉進入自學班，而媽媽為小卉的思慮，小卉雖然不是欣然接受，但也在同意接受媽媽的決定而進入自學班。「我只記得（52）」說出了小卉在選擇過程中能夠展現自身看法的自由，但是「其實（61）」點出了是媽媽對自己未來的決定權掌握的一絲絲無奈和苦衷，小卉縱然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學校和同學老師們討論，但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媽媽手裡。第二個「其

實（62）」更說服自己對自身狀態的了解不如媽媽，雖然是無奈，但相信媽媽終究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媽媽的看法是有道理而勝過小卉「懵懵懂懂」的見解。

「可是就是我覺得念自學班讓我覺得最大的收獲就是我們的教學就是一切正常（64-65）」，在自學班的求學生涯，小卉感到慶幸得是教學上沒有「課表上明明寫體育、卻上得是數學理化」的掛羊頭賣狗肉，「可是（64）」突顯了自學班和普通班級的對比，以「自學班」--非主流班級卻可以正常上課--對映出與普通班—主流的班級卻是教學不正常，為準備聯考科目不擇手段的犧牲非聯考科目的教學--的差別，小卉在此說出「我們的教學教是一切正常（65）」，肯定了自己身為自學班學生的身份。

進入自學班後，在一個「比較沒有在念書」的人居多的環境，小卉成績也相較之下突出得以進學校所謂「潛能開發班」。講得明白一些，潛能開發班是升學主義下的產物，集中各班學業成績優秀的同學，加強對考試的訓練，學校期許這些潛能開發班的同學能夠在聯考放榜之時大放異彩。然而，潛能開發班的課程集中在數理方面，使得擅長文科學習的小卉在此感到相當挫折。「所以我就回到正常的班級去（94）」。「正常的班級」透露著在自願退出「潛能開發班」的行動中，小卉對於「自學班」身份的立場站得更堅穩。

然而，「自學班」經歷也並不是一帆風順、不顛不簸地直達終點。雖然少了同儕間競爭的壓力，在學習上碰上的另外一個問題。「國二一度就是還滿還滿叛逆的叛逆到就是我媽要把我轉去那個私立學校（69）」。國二有一段時間，小卉的成績明顯退步許多，媽媽歸究於自學班「流氓學生」比較多，不愛念書的情況可能影響著小卉的成績表現，加上小卉和這些小太妹一起做朋友、比較不聽媽媽的話，致使媽媽想將小卉轉學。但是，小卉不肯轉學，但成績總不能這樣跌下去，總得想個辦法。「然後後來就就我就不肯轉學嘛然後就只好去補習然後去補習之後就就成績就有好起來（98-99）」，「只好去補習（99）」說出了對成績表現不好卻又無法說服媽媽成績不好和交友關係不大的無可奈何。「那時候就是我們選擇了一家全XX²最有名的補習班（100-101）」，「我們（100）」一詞訴說著：小卉和媽媽對於成績下滑、同時在小卉又不肯接受轉

² XX 是一個地名，在此匿名處理。

學建議的情況下所共同找到的解決方案。小卉青春年少的叛逆就在補習之中找到出口，也從「自學班」和「普通班」的選擇中隱約看見媽媽為小卉運籌帷幄的方針——在較少競爭下安穩的成長，國中生涯第一場戲「自學班的風波」就此落幕，幕再啓、映入眼簾的是「國三數學老師和國二數學老師圖像的對比」。

數學，從國小高年級以後便一直是小卉在課業上最大的夢魘。面對害怕的事物，人有逃避的反應、行動是正常的。在國二時期的數學老師以體罰來警惕不寫作業的學生，而不過問學生為什麼交不出作業，因此患有數學恐懼症的小卉面對國二這位數學老師的方式是「反正就是你要打就打（132）」——一個明知故犯的油條姿態，迎向前去接受體罰，但每天醒來數學考卷的數字依然是揮之不去的「滿江紅」。到了國三時期、換了個數學老師，情況有了轉變，也許分數還是沒有太大的進步，但對數學已從恐懼到可以接近的狀態。小卉是這麼評價國三的數學老師：「讓你可以完全理解他在講什麼就是很基本的觀成也許我們沒辦法做變化題或怎麼樣但是至少我…開始…比較聽得種數學吧就是不會——一直覺得就是數學離我很遙遠（138-140）」。

國三的數學老師用什麼樣的仙丹靈藥治好小卉的數學恐懼症？古諺有云：「心病還需心藥醫」，對症下藥的醫生其實也了解因材施教的道理。「他真的很懂得我們的需求然後很懂得我們學數學的心理 就是老師為什麼要學心理學其實是有道理的（153）」，小卉在此以後來的學習經驗評價當時老師的行動，換句話說，在往後的日子裡認識到心理學、甚至當了老師之後，才說得出當時數學老師讓小卉——一個恐懼數學的學生——可以忘卻數學帶來的可怕。檢視「老師為什麼要學心理學」這句話，小卉站在評價的位置給「老師」這身份置入了心理學的內涵，然而這心理學不是知識的象徵而呼應前一句「很懂得我們學數學的心理」、「我們的需求」，我們指得是學生，簡言之，了解學生的學習心態是做為老師應有的態度。同時小卉藉著自己學過心理學的經驗，敘說自身具備了解學生的能力來肯定現在身為老師的身份。簡單來說，在敘說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敘說那個人的身份、狀態，也就是所謂「所見者反映見者（the seen reflects the see-er）」的意涵。

國中生活的敘說在「選填高中學校志願」奏起另一樂章。而「其其實簡單來說真得不是我決定的 對沒有什麼概念啦（199）」的音調貫串了這一樂章，呼應了這個敘說文本「選擇」的主題。由於國中從自學班畢業，在體制上不用參加聯考，而憑藉著三年來累計的成績和同一學區的自學班同學比較後選擇進入何所高中。自學班的成績足以讓小卉選擇前面志願的學校，也就是所謂的明星高中或傳統名校。但媽媽則認為新成立的高中因為要「拚個名聲或升學率（191）」會管得比較嚴，同時或許會有個新氣象，所以要小卉選擇「KK³」學校，而放棄前面志願的所謂名校。在升學主義籠罩、人人搶進名校的大環境中，這樣的選擇無法讓人理解，「每個人都問我為什麼（175）」正說明小卉面對的許多質疑。

「我其實不知道那個…風氣或者那個感覺會有…差別我只…非常相信就是我媽說新學校會有新氣象然後就去了（201-203）」不僅只是他人質疑，小卉自己也是半信半疑，相信媽媽對各所學校的分析和看法，懷疑的是做決定時和選擇時自身的聲音怎麼不見了？「可以就是可以選學校（167-168）」「我可以選LL或UU（169）」訴說得是小卉的成績讓自己「能夠」擁有的選校空間，但真正做選擇和決定的人其實是媽媽，「其實這個也是我媽決定的（173）」、「真得不是我決定的（199）」小卉拱手將選擇權交給媽媽。因此，「我只…非常相信就是（202）」說得是小卉只能夠選擇相信媽媽、而不是自主地選填學校志願；「我就講ㄌ…陽明你確定 ㄌ…確定所以其實…（198）」，小卉在交志願卡的現場執行的是媽媽交待的任務。

選擇何所高中，小卉並「不覺得真得會有差別（200）」。然而，從名校出身的光環不是在進入之前可以體會的，有時當你穿著建中的制服、北一女的綠上衣都不見得能夠了解那是什麼樣的魅力吸引著他人的目光。當有一天，畢業出了校門、褪下三年的制服，和別人談起自己從何處來時才突然驚覺名校的招牌扛在你的身上。所以，小卉這麼說：「我其實不知道那個…風氣或者那個感覺會有…差別（202）」、「除了MM之外沒有念過名校嘛而且我在念MM的時候我也不覺得MM是名校（200-201）」。身在蜀中往往樂不思蜀，漫步在山間其實也是雲深不知處，走過從前、立足現在回首之際你才知道「從前」何謂。

³ 學校名稱，以匿名處理。以下的MM、UU、WW皆是如此。

三、高中生活

其實到高中我覺得我已經很清楚自己就是 什麼會什麼不會 就是什麼…是有發展的 就是還有進步的空間什麼是就是 對（笑）

小卉相信媽媽的選擇並沒為高中生活帶來安全感。「其實（210）」隱約的透露小卉對進入新設立高中的不確定感，因為小卉選擇相信的是媽媽的決定，而不是對於這所學校抱著某種期待和憧憬。面對一個新的學習環境，迎面而來的挑戰是高中「男女分班」，和國中「男女合班」是初進高中第一個感受到的不適應，小卉感受到女孩在「都是女生」和「有男有女」的場合會顯露出不同的樣貌；同時和同性相處找不到臭味相投的伙伴，因為大多數的女生同學女都在追星、談偶像。同儕生活的苦悶、話不投機而使得小卉將生活的重心專注在學業上。

「其實高一的第一次段考第一名我覺得那對我是一種增強在學習上 對然後我是…算是自我價值的肯定吧雖然就是 我是自學班出身的可是就是應該還好沒有太爛這樣（226-228）」「應該（223）」些微的肯定進入這所學校的選擇，但仍然在思索著我為何進入這所學校。「其實（226）」則回應了自身的思索，因為男女分班、和同儕互動搭不上線的不適，月考第一名的事件反映主體為在這裡的高中生活找一個存在的價值和理由，「雖然（227）」則企圖返回過去在自學班的「較少競爭」和「沒什麼課業壓力」，「可是（228）」提醒自己終究得面對現實，面對自己是高中生的身份，自學班的時光將一去不再返。因此，小卉藉著學業的表現消除當初進入高中的那股不確定感和不適應，「我後來覺得ㄤ我我應該是選對學校了（223-224）」，透過在這新設高中的學業成就肯定自己從自學班出身、卻也可以在此立足，「我是自學班出身的可是就是應該還好沒有太爛這樣（228）」。身為新學校的「雞首」而不是名校的「牛後」，在升學主義漫佈、學業成就即是學習成就的台灣校園中，小卉找到了「生存、立足」的方式，不僅僅是在高中生涯如此，若以此角度觀之，國中時期選擇自學班的邏輯、還有往後教師甄試時，媽媽「避其鋒銳」的思維和選擇策略可以說是小卉服膺的準則。

小卉給出的高中生活圖像分成兩個部份，一個是班導師的圖像，「然後我們班…我們班是一個滿鬆散的班級跟老師有關（234）」；另一個則是「自己念書為主（230）」的情景。前者談得是「班級中的師生關係」，後者則是說出「認識自己讀書和考試能力」而引出接下來大學聯考後填志願的故事。沒有和同儕在一起吃喝玩樂的年少輕狂往事可以加以著墨，小卉高中生活過得比一般同學單純許多。整體來說，小卉在學校生活裡的互動覺得「規律」和「單純」生活基調來面對外界，因此所謂單純指得是沒有太多和同儕互動的關係、甚至導師也不甚關心學生，規律是指生活步調因為單純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以較自在的安排。

進入高二、高三時，班上導師對學生的不關注加上原先和同儕的疏離使得小卉專注在第一次面臨的聯考—大學聯考，因而生活的重心除了學業還是學業，而這也透露出小卉有許多機會、時間來認識自己、發展自己學業的能力，因而對於自己在學業成就的能力或長短處有個明確的圖像。「其實到高中我覺得我已經很清楚自己就是什麼會什麼不會就是什麼…是有發展的 就是還有進步的空間什麼是就是對（笑）（274-276）」。「其實（275）」，小卉認為自己在學業上的發展到了「透徹、明晰」的境界，了解到自己若要在聯考會場上與人比試，什麼樣的拳腳套路是獨門絕活、什麼樣的武功招式是弱點痛處。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頭一次考聯考，小卉心裡雖然有些不安和緊張、但也相信自己的能力而篤定的參加考試，這是「知己」；不安和緊張其實是來自於「未知彼」的部份，也就是在聯考之後填志選、學校和科系的選擇，因為這個選擇將可能決定未來小卉「成為什麼樣貌」，「一試定終生（290）」道出了小卉在航行大海中茫然地不知道將手中的錨定向哪個彼岸，船笛嗚嗚作響，不是訴說到岸、只是呼喚盼有人回應。重要他人之所以重要，其實不是因為他人本身重要，而是配合某個情境、時機而顯得重如泰山。「然後那時候我媽就是 就是心裡就是又在蘊釀那就是（笑） 接下來她希她希望我去念師院（292）」。媽媽內心的期望如黎明乍現的曙光畫破了長空黑夜，在微光中彷彿看見彼岸上人們的身影。「然後我記得那時候…（293）」，朝向日出魚肚白的微光，船慢慢航向彼岸。

小卉回溯當時看到「彼岸」時，對彼岸的印象是很模糊、不了解這岸上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象，不過媽媽說那是一個培養妳做老師的地方。延續著媽媽給的線索，和同學討論將來大學要填什麼志願時，小卉試圖勾勒師培體系的圖像。首先提起的是「因為我認識一個老師是(300)」MM學校出身，這是對MM的初步印象——從提出的老師是來自MM教育而來。如果從教師出身何所師培機構的來源比例來看，當時九所師院和師大是師資培育體系的主流，MM的教育系可以說是主流旁的一股清流，小卉看見某個認識的教師是從這樣較為特殊的學歷背景出身。但是除了「特別顯眼」之外，在進MM之前，小卉對MM的教育系幾乎毫無認識、甚至連MM也不太了解。「其實我也不了解MMMM是一個什麼環境(302-303)」，「其實(302)」點出了對MM除了因為認識某位老師而有些微的印象，事實上是沒有特別的想法，也不了解MM和UU、WW同是師培體系但又有什麼差別。雖然不了解，小卉依然在和同學討論時宣稱MM教育是她的第一志願。「當時寫得後來就是真得就是成真了 雖然那時候我真得不了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這樣(309)」，後來對於達到這一個想像是滿喜悅，但這樣的喜悅其其實帶著「昔日戲言、今朝都到眼前來」的味道，因為想像指得是何處、何處的景象又是如何事實上還是一頭霧水、心裡充滿了問號。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往何處去、何處是如何」問題終究要面對、解決，而不能擱置在一邊兒。「然後可是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不想要我就不想要念師大(345)……所以那時候不想念師大還有一度興起念法律的念頭(348)」，「然後(345)」小卉首先開啓解決「MM」與「師大、師院」間選擇問題的視窗，「可是(345)」意謂著雖然在分數上可以填師大，而小卉並沒有這麼做。「其實(345)」小卉在此道出當時對進入師大的反感理由何在：畢業之後的同學都是老師感覺很煩，「所以(348)」以個人感覺回應了不念師大的質疑，同時開啓了另一個問題的視窗：「教師」與「律師」的選擇與比較。

就在小卉興起「成為律師」的念頭時，媽媽現身說話了！「對一個女人家來說(359)」，媽媽以自身的社會經驗告訴小卉成為教師和律師的差異，律師和教師所「面對」的環境和人事物是大相逕庭的。與完成當律師救苦救難、替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抱負相較之下，當教師面對幼童而不是社會黑暗面是一條比較平坦的道路，同時待在學校體系內讓身為女人可以有所依靠，台灣傳統、

慣有的職業刻板印象在媽媽對小卉的話語中表露無遺。不過僅憑藉著傳統風俗的力量無法完全說動小卉，媽媽又再度搬出「避其鋒銳」的生存法則：如果將來妳（小卉）順利考上律師「就是你的生活會很忙碌然後沒有生活品質 然後面對的都是社會的黑暗面因為就是通常出了事才會去找律師（365-366）」，而學校環境則不然，「小朋友又很可愛就是你面對的是一群很有希望的 是…是是一群希望可以這樣說（360）」，媽媽對讀法律和師培體系的未來職業圖像、加上認為小卉身為女人家而希望走得是一條較為平坦的道路，所以小卉「又被她說服了」（366）。「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自己都差不多可以掌握就是 就是會上MM教育（368）」，聯考的成績分數早已在因為「知己」而下了定數，是歷經一番波折之後才逐漸確定「彼岸」何在。選填志願這一事件到此告一段落，「說服（366）」訴說著小卉曾經堅持但終究放棄自己的想法，以順應媽媽的選擇為優先。上岸之後，偶然心頭還掠過一絲「讀法律、成為律師」的想像，畢竟大學校園裡是自由自在的。然而，曾經擁有不代表會直到天荒地老，s小卉在進政大教育之後，仍然抱著一絲接近法律的希望，可惜被同學佔住輔系的名額，因而希望破滅。「無緣（370）」兩字說得是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的看開。

四、大學與實習

師院的… 那個老師真得就是什麼都會就是他們 ㄤ…有比我們還要多跟小朋友接觸的機會

在進入大學前，小卉對大學的想像是「一試定終身」的轉捩點，但「成為什麼樣的人」只有接受媽媽的看法，還不能說出「我身為誰」的身份。進入大學後，小卉還延續著、保持著「接受」的懶洋洋姿態，也沒有積極地想要勾勒一個「自身的」生命圖像。「不過我也我倒也不會覺得說那就大學的時候應該好好念書好好表現一下就倒也不會（395-396）」，大學--「由你玩四年」真得不是隨便說說的玩笑話，那是語言說出了個體行動的樣態，徜徉在大學裡的自由、拂過臉上的是青春浪漫的微風，感覺一切都是美好，醒時與友同行漫步在校園林蔭間、醉時臥躺在溪邊讓流水洗滌一身酒味。小卉感覺大學生活「真得就是一場夢一般就是非常美好（410）」，但不管夢多麼美麗、多麼久，終究有醒來的一天，「大學…真得是上帝恩賜的四年過了就過了再也回不來不管你這

四年過得怎麼樣就再也回不來就就就四年（402-404）」。畢了業、出了校園、進到社會，會懷念「當學生」的美好時光，「學生」的隱喻是失敗可以再重來、犯錯可以被包容，和同儕相處是站在同一個位置上、沒有太多的勾心鬥角或要爭個你死我活，和同儕的互動是沒有實質的利害衝突的，前一分鐘爭個面紅耳赤、下一分鐘又可以把酒言歡。

小卉以一場「夢」隱喻大學生活，以評論的方式帶過，沒有特定事件的描述。就像夢一般，醒來就忘記，忘記自己在夢裡是蝶還是莊周。然而，重點不在夢見什麼或夢中我是南柯太守或是做牛做馬，黃梁一覺醒來小卉突然有所感悟，「好的回不來那就要…面對現實（411）」，逝去的往事只能回味，面對未來更顯得重要，縱然夢醒時分還想伸手去抓夢裡的那隻蝴蝶，張手用力一伸卻撲了個空才發現原來蝴蝶在夢裡，該面對的是今天的太陽。「可是後來就是就是在真得出來之後覺得就是雖然不紮實可是因為我們是經過篩選進去的我們是…有達到某一個程度進到政大教育系然後即便沒有非常紮實的但是…就是該做的事情我們可能都該盡的義務我們都還是有盡所以就是在後來…出來實習之後就發現所謂的名校可能真得有它名校的力量在（383-387）」。當大家都在同一個系、同一個身份的時候，小卉認為自己沒什麼過人之處，也因此而保持著消極、得過且過的態度。但在離開校園、進入實習場域後，卻發現自己的出身是那樣的特別，但自己和那些師院生比較之下能力似乎有著落差，「師院的…那個老師們真得就是什麼都會（443-444）」。與人相比有了失落，小卉要追趕上這中間的差距還得從自身做起，發現自己「所從出」是小卉肯定自身的第一步，也是夢醒過後、面對現實的頭一個體悟--「我來自名校」。而事實上，「名校的力量」來自於裡頭成員的素質，「經過篩選進去的」在某種天資已有較高的程度，若加上自己的努力，更能顯示出「名校的力量」。古云：「人必先自重而後人重之」，小卉在自我肯定後而能夠說出：「但是我從開始實習認真的開始做事之後就開始一部被肯定到現在」。「實習」就像敲醒沉睡心靈的晨鐘，進入實習、受到刺激後，小卉頓時從夢中驚醒過來，原來我小卉不在夢裡、而是處在一個活生生的世界中。「認真」對比著大學時不甚積極的態度，「被肯定」敘說著小卉自信心的建立，也是從迷惘中撥雲見日地看見自己的身份，外界肯定小卉擁有「身為教師」的身份和能力。

走出校園之際，又再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眼前是命運的「青紅燈⁴」，「然後 ㄤ後來就去實習 去實習的那時候就是然後我媽又出現了 去實習那時候 也是面臨就是一個…一個抉擇 你要返鄉實習還是在WW實小實習(416)」。小卉想向左走—到WW實小實習，相信憑著「名校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將來也可以在國小裡掙得一席之地；媽媽在此時想把小卉推向右邊走—返鄉實習，因為若以將來「教師缺額」作為考量，WW實小怎麼可能會有缺額呢？不如到住家附近的學校實習，先給「有缺額」的學校一個好印象，將來可是大大有幫助。媽媽因自身職務的關係早已培養出對教師市場的敏銳，為了女兒的將來，費盡口舌說服小卉一派天真的想法，而小卉最後在交通、花費等因素下和媽媽「妥協(437)」，也就是有條件的接受媽媽的決定，因為在住家附近碰上一位願意帶領小卉的實習輔導老師。最後，小卉進到在家附近的一所大學校實習。

「師院的… 那個老師們真得就是什麼都會就是他們 ㄤ…有比我們還要多跟小朋友接觸的機會(443-444)」小卉對於自己(非師院出身)和師院出身的老師作比較，突然發現自己對小朋友的接觸和認識太少。小卉驚訝地發現自己雖然從師資培育系統出身，卻對教育現場感到相當陌生，不管是「小朋友」或是「資訊能力」，更別談教學實習經驗，每比一樣就輸一樣。面對這樣的落差，小卉感到相當挫折，但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志，反而激起了小卉迎頭趕上的進取心。實習的學校在這邊也對小卉的上進起了推波助瀾的功效，因為「學校是指標性的學校所以給我們很多很多的任務 所以就是逼著你就是要一直充實一直學一直學這樣(468-470)」，環境逼迫著小卉成長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然而助燃物並不自燃，小卉發自內心地奮發圖強才能真正點拌心中的雄雄火焰，就是那股不服輸的態度：「我不及人家不及那些師院生的態度(502)」，小卉在此第一次感到缺乏而產生努力的目標，對照著高中時期的自我認識：高中我已經知道自己什麼有發展的空間，「什麼會什麼不會」是在一個範圍內自己能夠掌握的部份，因而沒能產生欠缺不足而想要補足的動力；但在實習的情況則不然，小卉「再一次從…零開始從…基礎學起 那時候就是很ㄤㄤ、(466-467)」，和師院生相比之後，才知道在自己眼界所及之處還有另一天地，進到了井外的天地才知井內井外有所不同。認識自己的能力除了在長處之外，

⁴ 台語音譯，指紅綠燈，屬交通號誌的一種。

對於自己「欠缺」什麼的了解更是重要。在環境逼迫和自我覺察之間，小卉將知有所不足的意識轉化成實際的態度和行動，逐漸建立起「我是一位教師」的自信。

五、第一所服務的學校

在那邊我可以就是…讓我自己發展得很好 但是我沒有辦法…很快的進步 因為我沒有同儕

實習結束，緊接著就是教師甄試。實習的學校競爭相當激烈，同時也一視同仁的對待實習生，私毫沒有放水的跡象。小卉正猶豫要在同一天的考試選擇原先實習的學校還是另謀他校，媽媽又適時地站出來說話了：「當時那個很競爭的就是很難進的狀況 就算了 選擇自己有把握的好了(518)」。每逢關鍵時刻，媽媽錦囊妙計打開來都是寫著「避其鋒銳」，小卉又再一次在媽媽的建議下逢兇化吉。因此，小卉順利地考進山上的一間小學校，也是第一所服務的學校。

初進學校，剛剛成爲老師，小卉第一份差事不是和學生上課，而是行政業務。「就是一進去就是…就是…反正就是立刻知道就是…就是要接行政(520)」，「知道」明白自己即將在泉源的工作位置是行政職。在知道要擔任行政職時，聯想到實習輔導老師所描繪的學校行政人員圖像，心裡有些排斥這樣的工作，「但是後來想起來(523)」在實際處理行政事務後，「還好(523)」慶幸沒有成爲像實習輔導老師口中的行政人員作風流於形式以及疏於教學。小卉回頭一想，大學校和小學校是有差別的，「因為其實(524)」真正站在一個位置上所看見的不是用在外圍、或不在位置上的人所能想像和體會，同時不能夠在去脈絡地把某個角色的刻畫類推到不同的環境當中。小學校雖具有和大學校一樣的組織結構，但成員之間「關係」卻不是像分母約分般可以等同的，小學校「完全就是一個大家庭這樣子(526)」。小卉對提出「大家庭」的隱喻意謂著：在小學校內師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如同家人一般，親密的連結在一起；除此之外，「那環境非常單純(528)」，家長對於學校事務幾乎沒有意見，換句話說，學校裡聽不見家長的聲音。因此，家長把學生送進學校這個「大家庭」之後，幾

乎不聞不問，老師在學校裡還不時得扮演著「家人」甚至「父母」的身份，在知識學習之外還得照顧和關懷學生。

沒有家長的聲音，讓行政的業務進行時可以較為隨心所欲，「其實是大權在握你知道嗎（529-530）」。雖然大權在握，但權力背後也挾帶著應負擔的責任—撰寫課程計畫。因為全校課程計畫的壓力落在一個教育新兵身上，使得小卉「不得不」有所應付。應付也好、硬著頭皮上也好，接受課程計畫的挑戰如同修練武功秘笈，其中辛酸過程不足為人道，然歷經「七七四十九天」三昧真火的鍛鍊，小卉感到功力大為精進。因為「其實（529）」小卉意識到，在這個位置上「能夠」使她做很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不管自身能不能做得到、願不願意做，哭過醒來還是得面對逃不掉的、這位置上「應該」要負的責任，即使「其實我也不太會寫Y就只能就是…（534）」的情況，也要勇敢向前衝。有苦也有甜，嚐到了苦的滋味才知道甜是什麼味道。權力帶來了既定的責任固然讓人不一定甘願承擔，但同時也賦予擁有權力的人自由揮灑的空間，推動圖書館一事讓小卉感到「很有成就感（557）」。手握資源，心本著教育的良心，小卉憑著一股傻勁推動學校深耕閱讀計畫，自認為做得滿成功的。

雖然在這所小學校的二年裡，小卉嚐到苦盡甘來、也可以在位置上一展抱負，但最後還是選擇離開。「我我個人…我覺得發展得很好就在我能力範圍內我覺得我讓我自己發展得很好（569）」，和高中大學聯考前的自我覺察如出一轍，清楚地認識自我的能力和限制，但這回的結果不同，小卉並不安於現狀而想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但是我沒有辦法…很快的進步因為我沒有同儕（571）」，「但是（571）」轉折了發展良好的坦途，看見自己「需要進步」的生命需求，因為小卉認為生命前進的動力來自於「比較」--實習時期和師院生比較之後的刺激產生了競爭、進步的動力。然而，在這間小學校裡缺乏刺激和比較，「我做那麼多事情倒也沒有人說反對或怎麼樣（577）」，同時小卉對行政事務愈來愈上手，「閉著眼睛我都可以做（593）」。矇上眼睛，以為可以假裝看不見，小卉卻聽見心裡湧上來的一股聲音：渴望被看見、被肯定的企求。當同儕、環境漸漸冷漠以對，小卉也逐漸失去比較點，因此「小卉」也慢慢消失了、陷入了一個不會有人看見的危機。老師們對小卉的教學創新、閱讀計畫消極的配合、家長沒有質疑聲音或反對的壓力，在在的呈現出一幅「安逸（594）」

的教師生活圖像，每日照本宣科、數十年如一日的重複。「然後就是 眼看著安逸愉快的一年就是…就要來臨 然後有我心裡想就是…不對就是 不能這樣ㄟ (594-595)」小卉感到自身的存在是因為憂患意識而生、而存在，死亡、消逝是因為不能被看見。因此，如果當環境不再、不能使我小卉發光，那就換一個環境試試吧！

因此，小卉企圖轉換環境使自己被看見，在眼見四下逐漸黑暗，自身就快沒入這片漆黑之中，「剛好就是 (595)」，前方一道曙光乍現，怎麼不趁此把握住迎向光明的契機呢？剛好也罷、碰巧也罷，生命的走向在事後看來往往是偶然、或無心插柳的結果，但若沒有先前的一番省悟，這「剛好」發生的事情就像昨天公車上站在你旁邊的那個老先生只是一面之緣。因為有所知、有所悟，當「剛好」的事情發生時，才能吸引小卉的目光。當看見了自己身處黑暗，才能知光明何所在。「你既然有心要來的話 你一定有兩把刷子 (608)」，「有心 (608)」呼應著前面對光明的渴求，接著在能力的試驗中也通過考驗。藉著別人對自身的正面評價，「再一次受到肯定 (626)」，小卉認為自己的能力確實足以勝任教師，「就是我真得很不錯我才考上的這樣子 (626-627)」。

六、開始帶班

我覺得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這麼有責任感的人 直到我開始帶班

在想讓自己進步、被看見的念頭趨使下，小卉就這麼從山上的小學校來到現在服務的學校。一開始，學校方面看重小卉兩年的行政經驗，試圖安排小卉重作馮婦，但是小卉認為這違背當初離開小學校的初衷—想要帶班、想要更多地接觸小朋友，「我覺得我脫離小朋友太久了 (631)」，畢竟學校最本質、原初的關係就是師生彼此的互動，推動各種課程計畫、研發教學創新到頭來仍然不能缺乏與學生相處的經驗、不能遺忘對學生的思慮，既然如此，不如就回到最初緣起的相遇，如同媽媽牽著小卉的手，一步一步向前走。

每當看見學生踏進教室時，小卉想到在學步時所牽的那雙手、送她進很貴私立幼稚園的那雙手，扮演導師的角色不如說是詮釋媽媽的戲份，「如果你 沒有好好的做 你沒有好好的示範 你沒有好好的帶領 他們這兩年 搞不好就白

費……就就很很…很沒有資格成為一個老師（640）」。帶一個班和擔任行政工作，雖然都是在學校環境、雖然都是教育的工作，但師生彼此之間水乳交融、心與心碰觸在一起的感動卻是只有在帶班的時候感受得到。看到學生一字一句的學習、一點一滴的進步，「身為老師」的責任感在小卉心中油然而生。在真正貼近小朋友之後，小卉感受到老師對小朋友的影響力和身為一個老師的責任感，「我覺得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這麼有責任感的人 直到我開始帶班（671）」。常言道：「養兒方知父母恩」，就是這個道理、就是這種感覺！

雖然小卉現在還有研究所的課業要處理，但對學生的關注可是一絲一毫不能減少。身為老師，「…ㄣ價值觀很多東西就是點點滴滴全部就是你的一舉一動都是課程（658）」，想要放過自己、少付出一點嘴巴說得出口、但實際上卻做不出來，責任感也罷、教育良心也罷，如果在這群學生要升上高年時候，因為自身一點懈怠，「他們會少帶走很多東西（700）」。此時此刻，做為一個老師，小卉感受到面對得的不是別人交待的業務、也不是學校安排的課程，而是自己身為一個老師的身份。

第三節 文本結構描述（二）

這也是帶一個班級最愉快的地方 就是跟小朋友好像就很像自己的小孩

我以「那你現在談談就是你 當老師（小卉：真正當上老師） 對對然後就在這邊工作或是之前在那個學校工作的情況這四年的一整個經過 你談談（18-19）」作為啓始句。小卉「一開始（20）」不僅表達這敘說將從何處開始，同時也是在為敘說我找一個位置，同時也將敘說我安置在此，然後再繼續走下去。對比前一個文本「從我有印象以來」是欲表達同樣的意思。當敘說我走到一個時空、階段之時，需要一個背景來烘托、幫襯自身的存在，給出一個身份是方法，例如「當老師（20）」、給出一個地點或年代也是可行的。

剛剛踏入教育職場、做為一個教育界的菜鳥，小卉擔任的工作不是站在講台上誨人不倦的老師，職稱是教務處裡的教學組長。「其實（22）」開啓了一個比較「印象」和「實際經歷」的視窗，以實習時對行政的印象作為自身曾經

擔任行政的參照點。實習時看見行政人員教學上的怠惰，而懷疑自己會不會也成爲那副德性呢？「所以那真得是刻板印象 而且就是JJ⁵的生態吧（25-26）」，和自己的經歷相較，小卉作了這樣的評價，同時也透露出「行政可以像我這樣努力做」的心情寫照，事在人爲，JJ有其生態、但也不一定要完全順從而遺棄自身可以做的努力和工作。

「然後（26）」，小卉開啓了擔任行政經歷的敘說。「一開始其實還滿戰兢兢（26-27）」，因爲還是個菜鳥，所以新官上任卻沒有點著三把火，凡事都還在摸索、適應，人事物的應對進退、輕重緩急都是急需學習的課題。值得慶幸的是，小卉的頂頭上司也是個新手主任，因此小卉「就變得我的空間很大（31）」，主任可以包容小卉的偶爾犯錯和疏漏，讓小卉的緊張有個緩衝的空間。擔任行政的兩年間，小卉除了處理行政業務之外，還是有排課要上。談到上課、教學的部份，小卉認爲處在一個學生、班級少的小學校，這使得她能夠較爲靈活、彈性的上課，「其實那兩年我的我覺得我都沒有上到什麼怎麼講 就是比較比較不按照規則在上課（38）」。換句話說，小卉認爲在擔任行政工作時的教學像是「走出教室的教學」，自編的教材、脫離「課本」規範的教學模式，小卉試圖用「規則外」的方式教導學生。因爲，她看見這間小學校的學生、家長似乎趕不上整個大環境的趨勢，「我覺得我在教他們的時候其實比較沒有壓力 然後可是會很急（45-46）」，在充滿彈性、自由的教學空間裡，小卉拋開教科書的束縛；「可是（46）」，小卉朝向了另一方面的關注，「那邊的小孩 Y（45）」在與都市裡的同年齡學童相較之下顯得能力低落、素質待開發，所以小卉--站在進步的立場--熱切地、急迫的希望「可以多給他們一些東西（51）」，若只是教導他們一般的教科書、制式的教材內容是不夠彌補「那邊山上小孩」與「山下都市小孩」的差距。雖然這樣的落差不光是在學校教育上所造成的，家庭、社會文化種種因素交互影響而呈現出高低之姿，但是在了解「那邊小孩」的狀況後，小卉認爲「他們能夠學習就真得只有在學校（50）」，這位初任教師將「那邊小孩」迎頭趕上都市小孩的責任攬了下來，因此投入希望和行動身爲行政人員的自己能多給他們一些實質上幫助。一番思考之後，小卉認爲閱讀

⁵ 小卉實習時期的學校名稱，匿名處理。

和看書是山上孩子和山下世界接軌的方式，也是提昇將來進入山下世界的競爭力。

然而，山上的世界似乎自有一番天地，「那邊的小孩」和「小孩的家庭」並未企圖在與山下接軌這方面做出努力，或是看見這樣的落差卻有心無力。「無緣無故要小朋友就是突然間喜歡去看書又不太可能（70-71）」，小卉的熱情、追求進步的教育理想對應著山上世界欠缺「閱讀」動機和理由的教育觀。這裡就顯示出做老師的責任和義務：如果學生沒辦法開啓他需要的窗，那老師要引導他、教育他如何開這扇窗、進而看見這世界，有朝一日也要走出窗外徜徉在世界之中。是故，「老師在上課帶看繪本這樣子的引導 他們才能真正去進入那個書的世界（80-81）」，繪本是小卉上課的主題，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小卉想在山上孩子的背後推一把，將他們推向「書的世界」，而書的世界代表的文明、開化的世界，不讀書要怎麼累積知識、要怎麼像「都市小孩」般長得像大樹一樣高呢？

「然後行政的部份的話（89）」，行政的虛浮和表面是在山上學校兩年行政經驗所唱的主題曲。做為一個行政人員，小卉「運氣很好」，短短兩年碰上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評鑑，因而「學到怎麼樣就是做評鑑（96-97）」，小卉學習到，在學校是被評鑑對象的情況下，學校行政人員所要做的就是包裝和打扮學校成為上級主管單位想要看到的樣子。在處理學校被評鑑的作業裡，不可能去呈現學校真實的樣貌，而是想盡辦法、用盡一切手段去「吹一個漂亮的氣球」，在來訪的評鑑人員面前把氣球膨脹得又大又不會破，飄浮在空中、氣球上的圖案令人賞心悅目則評鑑就算過關了。雖然表面上得應付這些評鑑活動、吹出一個又一個不會破的牛皮，小卉心裡想到除了應付了事、做這樣的事情有什麼意義？「你做過行政就是你知道就是他那些難為之處 就是他可能也不想 就像我那時候剛在那邊要做行政我也不想浪費那麼多紙印那麼多垃圾（110-111）」，學校行政人員真難為！學校行政人員處在上級主管和學校教學兩個體系之間作為兩者溝通、訊息傳遞的橋樑，必須接收來自上級交辦的業務，同時也得希望學校教師惠予合作，身處其中所需的身段和手腕自是不在話下。雖然心裡頭不是很願意擺出如此的姿態，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讓小卉意識到這是做為一個行政人員「應該」的動作和姿態。

而行政的另一個難為之處，是在離開行政位置、轉換學校後才感受到的。「反正就是現在自己當導師…就是你就會比較去站在行政的角度去思考一些事情（112）」，回首過去的親身經歷，小卉領略處理學校行政事務的為難，當位置轉換成爲教師之時，也能夠將心比心，包容學校行政人員對教師教學的干擾。但是，在學校裡，教學與行政兩個體系如何互動、呈現什麼樣的關係？歷經兩個學校的轉換，小卉感觸良多，「這個是我到這邊來才感覺到才觀察到了就是所謂教學與行政對立的感覺（115）」，從後來的教師位置中，小卉理解到前面所經歷的行政經驗是怎麼樣的狀態。但是身在小學校、身爲行政的當下，欠缺一個參照和比較的對象，有的也只是實習時的模糊和刻板印象，還無法關照到學校生態、教學和行政間的微妙關係。或許，「有人的地方就會這樣（121）」，複雜的人情世故、難以言喻的人際關係，說到底都是彼此接觸不夠、溝通太少而衍生出猜忌和懷疑的心。山上的小學校「大家都像一家人（122）」，學校人少、溝通機會頻繁，自然沒有「你/我」之分；反觀大學校裡，人多口雜、眾聲喧嘩、誰也聽不見誰在講什麼話，「好像事情都會變得不單純（128）」，人心隔肚皮，又如何能夠了解、知道別人怎麼想？

虛有其表的行政是一個問題，重複不斷、年年輪互的行政業也是另一個問題。「在那邊兩年ㄌ…其實就是做事（121）」的中間，業務慢慢上手，小卉漸漸熟悉學校行政事務，該怎麼做，但同時小卉的熱情也被淡化、小卉的存在也因為漸漸適應這個環境而慢慢消失在其中。「ㄌ…在那邊太安逸了就是家長都沒什麼聲音然後小朋友也沒什麼刺激就很沒有辦法成長會會慢慢就是…老化（134-135）」，所以小卉在繼續待下去和離開換另一個環境中間作了「選擇（133）」，安排自己生命往何處走。「然後就有一次（136）」，來到這裡的機緣看似是生命中的偶然，事實上是小卉試圖回答自己生命中遭逢的問題：「我爲什麼會來這兒？」所安排的情節。

來到現在這個學校，不能只是拒絕、否定先前離開的學校，而有個超越拒絕和否定的正向、積極理由促引著小卉成爲今天的模樣。「就是這邊的主任他們在找組長的時候也有打電話給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去當組長這樣子因為可能就是在之前的學校有當組長的經驗可是我就是來帶班（144-145）」，「可是」，拒絕了和先前擔任行政的工作，進而肯定自己要帶班的渴望，小卉「帶

班」的意志相當堅決、決不為人勸說而輕易動搖的。「帶班」是小卉心中對身為老師所畫下的藍圖、也充滿了決心要實現這藍圖，但是接連好幾個「其實（147-152）」帶出了「心虛沒有到那個程度（153）」，已經站在「帶班」的位置上，也是小卉自己選擇和努力的結果，但是仍然感到不安，因為「我是第一次帶班」啊！可是也得帶著隔壁班「第一年」新進的老師共同經營一個學年，心裡其實感到相當的恐懼。「不過（155）」，天無絕人之路，事情也還沒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小卉帶班之初，面對陌生的是教學場域，不再是過去兩年熟悉的行政事務。在「老師」這位置上面臨了如何處理親師關係的問題。當手足無措之際，向同校的長輩發出求救訊息得到了善意的回應，告訴小卉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應對進退之道。「其實（165）」，小卉回顧自身帶班的經歷下了一個小小的結論：初任教師面對親師關係往往束手無策、一個頭兩個大，「所以」慶幸自己在經驗豐富的長者帶領之下，學習如何過渡過這難關。

對「頭一次帶班」的小卉來說，「剛帶一個班就是…混亂（171）」。混亂來自於帶班的小卉得同時教導數個科目，一下子國語、一下子數學，彷彿趕場的歌手上一堂課才使出渾身解數來段勁歌熱舞，下一節課又得粉墨登場唱起抒情老歌。老經驗的歌手能在換場中間調整呼吸氣息，而初出茅蘆的小卉還抓不到那表演的節奏，往往就在上氣不接下氣的情況下拿了麥克風、管它三七二十一上台就唱。沒有充份備課的情況下，「然後其實很其實一開始很心虛（176）」、「都沒有很完整很有結構的想法 然後就是拿了課本就上去就開始講了這樣（179）」。回憶當時站在講台的狼狽情景，小卉覺得當時的教學並不是踏實的。曲調還沒練熟、歌詞還沒記熟、也還不能掌握歌曲要傳達的感情和意涵就大聲唱了出來，怎麼能叫台下的聽眾有所感悟呢？但是重要的是，小卉知道自己這樣的教學是不夠踏實的，

不只是面臨多科目教學的手忙腳亂，接踵而來的班級雜事也遮掩了對學生的關注，「它會連帶的影響你的 教學品質（190）」。兵荒馬亂之際，誰還有心情去穩住陣腳，逃命要緊、先活下來再說，總之，活著，就有希望！「然後一開始心虛後來…也就習慣了 就是大概邊講你…可能也是有點經驗的累積大既知道廿這個時候的小朋友他大概聽什麼能夠主動發問一切就…就會好轉就會比較好（215-218）」，「習慣」在了解到不踏實的教學狀態卻仍然無法停下手

邊不斷的雜事、停下時間讓自己站穩腳步，只能夠較消極的在時間裡等待經驗的累積帶來自身的成長，如鐘乳石成形般一點一滴的形塑，「就是這一切就是學習丫然後累積這樣上來（223）」，學生的成長無法揠苗助長的，教師的成長亦是如此。

時光流逝，不只是人容顏的轉變，一江春水不舍晝夜向東流，水面映照的還是「頭一次帶班」的匆匆和焦急嗎？「然後像現在…跟班上小朋友的默契就很好 他們其實已經完全掌握了老師…希望他們做到什麼樣子要有什麼樣的表現（238-239）」，「默契（238）」再更清楚的說，要讓學生了解老師要學生做什麼，可不是三天兩頭就可以輕易達成的。小卉意識到，師生互動是教學品質的基礎，而師生要如何互動、師生要如何了解彼此的想法、如何融洽在一起，老師得有不間斷的耐心、不惜花上一節課的態度才能夠和學生有一定的默契——默然地相會和契合，不用說、不用問、一切盡在不言中。當小卉還是師培生的時候，面對的多半是書本的知識，各式各樣教育理論擺在眼前儘管是名家大師之作，但終究不如一個個學生在眼前活蹦亂跳來得有生命感。教師生命的感動和震撼就現身在學生與老師的嬉笑怒罵之中，當學生下課在小卉身旁說道：「老師 你桌子也太亂了吧你要不要整理一下（250-251）」，這裡還需要更多的所謂的理性的學術語言來形容、包裝小卉和學生間的情感和互動嗎？

對比著剛剛帶班時，師生關係從「大概聽懂」到「有了默契」，可以說是時間在人與人關係上寫下的詩詞。但有詞無曲，哼不成調、唱不出聲來，小卉還為這闕詞寫一首曲牌呢！這曲聽起來的味道是小卉訴說「我是一個什麼樣的老師」。「當老師就是 這邊小朋友他所可以接觸到的資源很多（279）」、「老師已經不是一個好像…那麼了不起就是做什麼事都amazing這樣（285-286）」、「不是說 你身為一個老師你懂得比他們多你就一定可以給他們一些驚喜 現在是不見得（293）」。「這邊（279）」對照前兩年在山上學校的學生圖像，發現這邊的學生要比那邊上山的學生懂得許多，師生關係不能再像過去「老師作圖書館、帶領學生認識世界」的互動，師生之間反倒更像「朋友」的彼此切磋、互相漏氣求進步。因為小卉體會到學生的學習對象或來源並非以學校老師作為唯一的標竿之時，對老師的圖像有所轉變。小卉必須試著去調適從一個「給他們很多」的知識提供者到「建立很棒的師生關係」的學校/班級生活經營者。再

對照著時下安親班老師的圖像（304-308）：對學生學習狀況的理解不足以及打罵式的對待學生，小卉認為自己能夠在學生的心目中能夠展現一個溫柔可人、善解人意的樣貌。小卉更把「像朋友」的師生關係進一步延至「如親子」般的照顧和對待，「這也是帶一個班級最愉快的地方 就是跟小朋友好像就很像自己的小孩（325-326）」，就像媽媽從小到大帶領著小卉一路選擇所給予的建議和看法，小卉連結了這樣的感受注入了現在帶班的心境，「就是把一些你認為很重要的價值觀謹記在心 所以就覺得還蠻安慰還蠻有成就感的（328-329）」。

第四節 故事的理解和詮釋

在這裡我要談的是對小卉故事的理解，不只是想要表達在閱讀小卉這初任教師專業成長故事之後我所感悟到的其中寓意，而更希望以結構描述的語言資料來詮釋小卉「如何敘說」的思路和軸線。

一、選擇

在小卉成長的歷程中，「選擇」是通往下一階段必經的關卡，一路走來至今可以說是幾經選擇後所呈現出來的樣貌。不過，在選擇的過程中，作最後決定的都是媽媽。小卉只管在媽媽選擇的場域中表現不落人後，未來下一步該往何處則是由媽媽來操煩和擔憂。「我是否要成爲一個老師」或「成爲什麼樣的老師」並不是小卉在投身教職之前敘說的主軸，也不是生命前進的動力、更不是生活的重心。而是在當了老師之後，小卉才開始將「老師」的身份和自身的生命圖像試圖融合。簡單的說，是當了老師才開始憑藉自己的力量賦予老師這一個身份意義、才開啓做爲一個老師的專業認同歷程。

對小卉而言，當老師可以看做是家裡關心其成長的回應，特別是感念媽媽在成長過程中對小卉的關心和付出。在幼稚園生活的描述當中，拿第一名畢業得到一盒與眾不同的彩色筆，小卉表達得不是擁有過人成績的喜悅，而是對爸媽爲她選擇私立幼稚園的感謝；國中時期，媽媽先是教導小卉認識自己性向和能力選擇自學班，爾後又擔心小卉的交友情況、害怕因此影響功課而要小卉轉學或上補習班；高中聯考後選填志願，更像是軍師般分析各學校對小卉的利弊

得失；大學聯考後又再次面臨填選志願的問題，媽媽更是苦口婆心、一再苦勸地將小卉推進師資培育體系當中，為小卉將來成為教師鋪好一條路；實習之前，更是提供「教師市場即將飽合」的殘酷訊息，讓小卉從大學的美夢中醒來、進而看見社會「現實」的一面。當小卉正式地當上老師、開始從事「教職」之後，媽媽彷彿鬆了一口氣，肩上扛了二十多年的重擔如今終於可以卸下，「媽媽」的身影在小卉當上老師之後漸漸模糊、慢慢退出敘說的舞台，這可以從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的比較中感覺到這樣的差別。第一文本「從小到現在當老師」的敘說中，幾乎可以說是小卉與媽媽的互動為核心，「媽媽」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小卉的生活中，特別是關心小卉未來的模樣，小卉敘說幾乎可以說是以「媽媽如何將小卉推向教師工作」作為主軸；第二文本「當老師開始到現在」的敘說則是以學校場域為重心，關注的焦點在家長、學生和同事的互動，「媽媽」是在家裡等待和小卉一起吃晚飯的人，不插手小卉的工作、不多管小卉當老師之後所面臨的種種，彷彿小卉當了老師即心滿意足、足可堪慰。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吧！「媽媽」是小卉成為教師的推手，但是「認識教師」的工作卻是在小卉實習、教甄、擔任行政和轉任導師中一點一滴的累積。

總是順從著媽媽的意見而行，小卉成為老師也就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的原因是因為在選擇之前，媽媽以「前輩」、「過來人」的身份提供了許多選項和其後發展的圖像，並且「媽媽對小卉的認識」使得小卉相信媽媽的選擇是比較好、比較適合自己，從這一點來看，媽媽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小卉對於未來的選擇，而從小卉的立場而言，為什麼沒能自己做選擇、下決定，因為曾走過、曾經驗這條路的人站在你面前告訴你這好、這不好，久而久之就喪失了為自己生命找出路的能力，把造夢、想像的能力漸漸遺棄，直到有一天，當這個「愛護、照顧」的力量轉弱、消失時，小卉開始以自己的力量來形塑自己。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吧，「成為教師」不見得是小卉想選擇的道路，但是在教師這條路上卻得靠小卉自己一步一腳印、努力的行走。

這麼說或許有些「命定」的味道，個體沒得選、卻得做好別人替你選的工作或扮演某些角色。不過，我們其實也不用這麼悲觀，因為每個人呱呱落地時，即註定是在社會之中，而絕非全然獨立的個體，「成為什麼樣的人」往往受到身旁重要他人，其實就是社會力量的影響。換句話說，人會成為你現在所看到

的在眼前的這般樣子，其實都是一連串選擇的過程，然而，在選擇時，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看到所有的可能，悲觀一點地說，可能連選都沒得選只能接受安排。但是走在這一條路上的時候，你永遠也沒辦法回答走另一條的我是什麼的樣子，你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走現在這條路。換個角度想，假如不是先前你的一個遭遇，又怎麼會產下一個遭遇呢？因緣際會其實都是善的循環。

活在當下之際，其實我們無法看不見自身，要如何看見、給出一個自身活在當下的意義則必須在「回首」的剎那，我們才恍然大悟當時的種種。換句話說，人的理解本身是以自身理解循環的方式，只有我們再重新經歷它的時候，才了解了原先的經歷。一腳踏著過去、另一隻腳邁向未來，兩腳之間的每一步都是現在。踏在過去的腳提供跨向未來的基礎，邁開的腳步則跨向未來，未來會是什麼樣貌，只有在下一刻你回頭看的時候，才知道「現在這一腳跨向何方」。

二、在比較⁶中認識自己

在一次又一次的選擇中，小卉呈現自身成為（becoming as...）的歷程，而在這選擇的歷程透露出什麼樣的意涵呢？每一次的選擇呈顯的是生命主體透過比較或參照來認識自己、肯定自己的行動策略。公/私立幼稚園生活的對比、自學班/普通班的比較、高中聯考選擇名校/非名校、大學聯考填志願時法律/教師的職業志向選擇、實習時的政大生/師培生、教師甄試競爭激烈/有把握考進的學校，在當上老師之後，則是以行政/導師的區分來詮釋教師的工作與身份，因此我們可以說：小卉在與這些比較的對象中認識和形塑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除了認識自己之外，我們可以從這些比較的過程中，看見社會規範的力量如何滲透以及形塑個體。其實也就是說，比較過程所參照的圖像是來自於社會、而不是小卉自身給出的。如前所述，「媽媽」是將小卉推往教職路途的重要他人，然而「媽媽」的意涵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家庭的母親角色，更可以視為小卉了解和接受社會規範的代言人。媽媽為小卉選擇的緣由如果不是基於對小卉能

⁶ 口委倪鳴香老師認為，此處「比較」一詞可用「參照」來書寫，並且在此一段落的分析中運用 R. Kokemohr 的「參照推論分析」（inferential analysis）。在寫此段落時，也曾想過要嘗試參照推論分析，但對於此一分析手法的領悟自認尚未可以呈現，故在此僅以「比較」代替「參照」一詞。關於參照推論分析，中文的文獻可參考馮朝霖（譯）（2001）。R. Kokemohr 著，〈質性方法中的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應用心理研究》，12，25-48。

力和性向的認識和界定，那麼就是仰賴社會傳統來為小卉下決定，例如在選填大學志願時，在律師與教師的比較中，小卉敘說媽媽對教師的圖像：「學校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環境 就是對一個女人家來說 對丫然後…ㄤ小朋友又很可愛 就是你面對的是一群很有希望的」，對比著律師的圖像：「將來就是…如果你很順利的考上…就是律師或什麼的就是你的生活會很忙碌然後沒有生活品質 然後面對的都是社會的黑暗面因為就是通常出事了才會去找律師」。媽媽以「黑暗/有希望」強烈對比律師/教師來說服小卉進入師培體系，而這「黑暗/有希望」其實並不是媽媽個人的想法而已，而是普遍存在我們社會當中對律師和教師的認識，也可以說是存在社會當中對各種角色的刻板印象。

然而，小卉不會僅僅是默默的接受這種角色、做為自身身份所應表現的樣態，而有可能在自身詮釋這角色、理解這應有的姿態之後，再表現出行為和回應。因為「認同」即是個體回應「我是誰」的歷程，在小卉認同的歷程中，不同的語言現象透露出小卉面對角色安排時個體自身的回應，小時候幼稚園只能默默接受安排「我媽他們 就是幫我選了一家很好的幼稚很昂貴的私立幼稚園」、國中時懵懵懂懂「其實我還不太能夠違抗媽媽的決定丫 基本上這就是家長來決定」、高中「其實簡單來說真得不是我決定的 對沒什麼概念」、大學填志願「所以我又被他說服」、實習時是「所以就結果後來就妥協」、教師甄試媽媽則是站在建議的立場來幫助小卉作決定「就是我媽又出現了」，最後從山上小學校到現在任教的學校的動力是小卉自己心裡的声音：「再待下去我沒辦法帶班（589）」。這一路走來，小卉從無法表達自身所欲直到最後自身清楚的說出「我沒辦法帶班」之間，可以說是與「媽媽」來互相角力對自身身份表達的權力。雖然說是一場角力，但事實上並不是衝突或競爭，因為「媽媽」的引領並不是要完全掌握或控制小卉對自身身份的理解，而是以母親愛護子女的立場和對小卉個性的認識，提出較為妥當、或說是保守、傳統的生命圖像來教導小卉，因此小卉雖然從某個角度來說喪失了「成為…」的決定權，卻是擁有幾乎百分之百的執行權，不管是在校時成績保持一定水準或是當老師後的種種問題解決。簡單來說，「媽媽」希冀的是小卉「成為教師」的結果，小卉享受的是詮釋和理解教師身份的過程。

如果說，對於人生下一步、下一個階段總是像選擇題般只需要填入代號，而不是填充題的空格，更不是問答題或申論題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書寫；然而再更進一步地說，當考卷上題目出現，答案的方向還容許作答的人隨意更改嗎？在選擇的過程中，我們能不能不要寫一份別人提供的考卷來決定未來人生的方向，我們可以問：人生的題目、人生的考卷能不能自己來出？我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畢竟個體從娘胎出生即被賦予承襲傳統再行演化的任務。從小卉的故事中，或許我們可以說「成為…」的問題是父母、是社會所交付與個體的功課，你可以選擇放棄成為A，但你還是必須成為B或是C，也就是說「成為什麼樣的人」是個體無法逃避的責任。

綜上所述，我認為小卉在敘說自身「成為教師」的過程，給出一個理解自身的敘說結構，那就是「與他人比較中認識、理解自己」。以小學、中學到大學、教甄等階段順序為經，「他人vs自身」的比較為緯，經緯錯綜交織出小卉理解自身的故事。從「懵懂」、「沒什麼概念」到「我要帶班」，這些語言現象要交待的故事其實就是小卉「認識自己」與「肯定自己」的經驗歷程，與他人比較而看見自己的模樣，同時不僅僅是認識自己與他人的差異而已，更重要地是再將這差異置入天秤相互較量，例如功課成績的比較、政大師培生/師大體系師培生、上山學校/上下學校，在一次又一次的較量當中認識自己的特性和能力，同時也從他人的回饋中肯定自身，最後才能夠逐漸地發展和成長。在這裡，或許我們要問，每個人都可能經歷過與他人比較、也從他人身上獲得回饋，但為什麼幸運如小卉能夠如此順利、如此幸福地「成為教師」。換句話說，似乎有股力量在支持著小卉的故事，而讓她呈現出生命敘說的自信。也就是說，小卉今天怎麼能如此「堅定地站在這裡敘說自身是一位老師」。我想，可以繼續深究下去。

三、愛與被愛

William Glasser在《認同社會》(The identity society)一書中認為上一代、傳統的社會中的個體是較習慣接受某種「角色」、扮演某種角色，因此是呈現出的生命樣態是安穩而平定的，而現在的年青人⁷則是對傳統規範有較多的質疑

⁷ 該書寫於1975年，因此所謂的現在年青人指得是七十年代美國社會的青年男女。

和挑戰，希望能夠有較多的空間來發展自己而不是完成某些被交付的任務或目標。也就是說，年青一輩的人透過對工作的參與和投入來完成自我認同的歷程，而不像年長者以實現某種角色為人生的目標。因此，我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認同社會》所點出的年長/年青的分野在於是否建構了自我理想、有沒有夢想。說清楚一些，年青人認為我工作是因為「我可以」(I can)而不是像年長者所念茲在茲的「我應該」(I should)，用廣告台詞來說，年青人訴求「Just do it」、老一輩的人則呼喊「希望相隨、有夢最美」。藉著年青與年長的狀態描述，《認同社會》企圖探究個體「成功認同」與「失敗認同」的現象。個體如何獲致成功或顯現失敗認同？Glasser在該書裡頭描述了許多案例，指出最關鍵的因素是個體是否「投入」(evolving)這社會、所處社群當中，而個體是否投入、投身則端視「被愛」的程度。也就是說，投入、愛與被愛的意涵其實就是個體在社會互動中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然後回饋自身的感受和努力來回應社會對自身所加諸的種種。在感受與回饋之間，個體才能完成「成功認同」，若非如此，則容易陷落孤獨、落寞的情境之中，以為自己與社會脫節、而漸漸喪失在社會中行動的活力。因此Glasser認為，不管是年長或年青一輩的人，個體獲致「成功認同」始終不脫離「投入」，也就是「愛與被愛」。

回頭來看小卉的故事。「成為教師」是媽媽寄託在小卉身上的理想，小卉一路走來幾乎沒有反抗媽媽將理想加諸於自己身上、甚至是對媽媽言聽計從地接受安排。對小卉而言，夢想在那裡、未來的想望是怎樣的情景是個沒說的故事，故事的基調在「媽媽決定夢想、小卉實現夢想」中前進。然而，如果小卉只是按著媽媽的安排和期望，並不能完全在內心得到安全感，重要得還是在於自身的投入(involvement)，才能「築」夢時感到踏實，換句話說，小卉得先承認這個夢、得先接受這個夢，而後才能逐步實現。因此，我們可以問：小卉如何能夠接受和承認媽媽的夢想和期許呢？如何投入自身積極的參與築夢的工程？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回到敘說中看小卉如何敘說「成為教師」的歷程，小卉從小到現在的敘說始終離不開「媽媽說」、「媽媽的想法」，媽媽對小卉的關懷是小卉敘說中自始至終背負的包袱，小卉「成為教師」是完成「做媽媽子女」的責任，這是小卉「被愛」感受的顯現。在開始帶班、更全面的接觸學生之後，小卉開始逐漸散發蘊藏在身體裡面被愛的感受，看！小卉是這麼說的：

我覺得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這麼有責任感的人 直到我開始帶班 就是開始…ㄣ…很深切的感覺到就是 你對小朋友的影響力真得太大了
(I -671-674)

這也是帶一個班級最愉快的地方 就是跟小朋友好像就像自己的小孩
(II -325-326)

被愛的意思是「被了解 (understood) 」，去愛則意謂著反應被了解的感受，兩者合在一起則是「投入」。在敘說中，小卉以親子關係比擬著師生關係並不是偶然或是刻意，在自然、日常的語言中小卉表達是自身的真情流露，她安排自身「成爲教師」故事的落腳之處是回到「小卉與媽媽」的關係之中，回到當初送小卉進私立幼稚園「爸媽的偉大」當中。因此，所謂「投入」並不是指涉個體將自身置入、投進那個場域，而是「歸去」。正如南宋詞人辛棄疾所云：「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小卉一路走來接受媽媽的安排看似沒有夢想與希望，但直到最後才恍然大悟、看見這個未來其實就是在自己身上，「歸去」其實不是返回、還原一個媽媽的夢想，燈火闌珊處的那人正是自己，就是在返回親子關係中，小卉期許自己「我要『像媽媽』一樣地關懷與照顧學生」。如畫圓一般，歸去之處原來也是最初的緣起，故事說到最後，才發覺終點站原來是當初上車的地方。